

◇丁大见专栏·花草见

◇信笔扬空

◇风雅颂

桃树花开

三月天，窗前桃树开花。昨夜，卧听风雨，雨大风急，春寒未退，冷雨打新花，今日得见，娇花朵朵，没有一丝的颓败，一派欣欣向荣，在风中摇曳，在雨中怒放。这是蔷薇科李属，落叶小乔木。

桃树花开，有儿时的回忆，有乡土的气息，那时沿江平原，山地丘陵，村里人家，似乎家家皆种桃树，种在堂前屋后。俗话说“桃树向门，荫庇后人”，桃木细密坚硬，宜雕刻，似有神力，一桃压百木，有驱邪之说，于是削木为剑，悬桃剑于门户，护家宅平安，今虽移风易俗，亦见小巧桃木剑，系车载背挂饰，保出行顺遂。然兴旺人家，在其树木，在其树人。

这吉祥之木，开吉祥之花，其花丰腴艳丽，一树姣妍，自有一番风情。人间三月天，是乡野人家的一抹民俗之色，是墙角院内一道绚丽的风景，那桃树在岁岁时光里，长得歪歪斜斜，造型趣味，枯木吐新叶，老枝开新花，烁烁其彩，艳艳其鲜，点缀在田园，有丹青之色，有水墨之雅，远远观望，一树桃红极舒爽，在春光里晕染，深红浅红，浓淡相宜，一枝枝探过窗前，漫过青瓦，伸向云天，淡淡花香悠悠散开，路人闻在鼻息，一时解忧舒心。

每至春日，乡野孩童调皮，喜欢翻别人家的围墙，攀别人家的桃树，摘别人家的桃花，偷别人家的桃果，像极了孙悟空钻进了蟠桃园，不为口腹，而是摘花偷桃的乐趣。而今，偷桃的孩童早已长大，为生计奔波，去城市谋生，田地多荒废，村落多清冷，留得老人守着砖瓦土屋，岁岁年年，桃树开花花落，桃果结满一树，烂了一地。

桃树开花结果，开绚烂之花，结累累之果，寓意着生命的旺盛与圆满，那么，一个人的生命应呈现出怎样的姿态？我想，应是精神饱满，容光焕发，眼中有光，心中有梦，经得住风雨，扛得住压力。然而，前段时间，一位从医的朋友告诉我，同一天收到自刎与喝药的两位病人，都是男性青年，没能救过来。我听完，无比震惊，感到惋惜，夜里久久呆坐在那里，心想，他们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困境，无法走出，如此决绝。

这让我想起了桃花仙人唐寅。唐寅，字伯虎，明代画家。唐寅之名不及唐伯虎响亮，那是经文艺作品的不断演绎，流传着“唐伯虎点秋香”的故事，让风流才子之名家喻户晓。然而，现实中的唐寅不曾那样光鲜，反而命运多舛，想在尘世争得名，争得头破血流，几经沉浮，最终回到苏州，开始了隐退的生活。他重建了一片废弃的别墅，种下桃树，桃树开花，取名桃花庵，以卖字画为生。

桃花庵里桃花庵，桃花庵里桃花仙。桃花仙人种桃树，又摘桃花换酒钱。

现实中的穷困画痴，风流在诗画，那一番心境，一番姿态，藏在市井布衣，难掩炼烁光辉。这是人生的不得已，一腔热血经苦水淬炼成淡然；这是人生的峰回路转，满腹才华经风吹雨打，洗去了尘土，最终看见了自己，寻得了桃花仙人，仙人杯酒在手，花前静坐，花下卧眠——但愿老死花间酒，不愿鞠躬车马前。

并非所有的事都天遂人愿，往往天不遂人愿。有时觉得，我所拥有的，是奢侈的，舒畅地呼吸着空气，阳光下尽情地奔跑，星辰下静静地思考，这些免费的馈赠，自然是上苍对我的厚爱。

行文至此，窗外正电闪雷鸣，春雷滚滚，由远及近，随即传来密密匝匝的雨声。心想，我这样一个没有太大烦恼，雨夜可以静心写文的人，藏着文字，理想化的去构想生命该有的样子，大抵是没有真正经历过那种绝望与窘迫，就像在看不到的地方，许许多多的人，为了生活，为了混一口饭吃，舍弃所有，仍然过得很艰难。所以，我无法感同身受，无法感知别人的不易与无奈，无法像医者那样救死扶伤，像智者那样慰人心。身处凡尘，多有不易，我能所做的，就是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

桃树花开，陶渊明找到了桃花源，唐寅寻得了桃花庵，如何过好这一生？让生命之花怒放，我想，自开心树，自开心花，有福之人当福在自心，如王阳明所说：“吾心自有光明月，千古团圆无缺。”这不同于苏轼心中的明月，是阴晴圆缺的现实主义。亦不同于李白眼中的明月，是仙人杯酒的理想主义。哪能事事如意？哪有皆我所愿？命运不可控，起伏伏，风风雨雨，跌跌撞撞，时有变故，然而，无论怎样变化，唯心自持，持平常心，持从容心，持智慧心，便是活在人间，福在人间，花开富贵。



丁大见，1990年生于怀宁，现居合肥，毕业于安徽大学，艺术学硕士，装帧设计师，剪纸艺人，画家，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，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、新华社、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。

三月春风

胡英军

英山的三月，总是来得悄无声息，却又轰轰烈烈。

县城的街道上，仿佛一夜之间就染上了嫩绿。上班的路上，总忍不住放慢脚步。路边的李花，白得像刚下的雪，一簇簇挤在枝头。梨花素雅清淡，透着股子灵气。桃花最热闹，粉粉嫩嫩的，像极了邻家姑娘羞涩的脸庞。

而我，经常去看那一大片一大片的油菜花。出了县城，往满溪坪村走，放眼望去，金黄一片，像是大地铺上了锦缎。风一吹，花浪翻滚，带着泥土的芬芳和花蕊的甜香，好闻极了。

这两个周末，一家人总会出去走走。天气好，孩子们吵着要去大河边放风筝。我们去得最多的是丝茅岭村，河滩开阔，五颜六色的风筝飞上天，孩子们的笑声也跟着飘远了。我们

坐在岸边，聊着家常，看着孩子，心里踏实。

我常常去茶叶谷溜达。英山的春天，茶园是最美的。漫山遍野的茶树吐出新芽，嫩绿嫩绿的，像给山坡披了层绒毯。茶园里，有无数的父母在忙活，他们头戴草帽，身背茶篓，在茶垄间穿梭，弯腰采茶，手指翻飞，动作娴熟。

劳动是最美的。那一双双粗糙的手，是几十年的积累。在英山，勤劳的父母们每年都会采茶。我们的生活，都是用茶叶换来的。父母们采出的不仅是茶叶，更是生活的希望。父母这一辈人，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，春耕秋收，从不抱怨。他们的背影，成了英山春天里最动人的风景。

去羊角尖爬山，也是我的爱好。站在山顶俯瞰，几乎整个英山尽收眼底。山峦起伏，



乡野春色

张永生 摄

◇人间小景

第一次远行

刘明昆

我是在六岁时第一次坐上火车的。相较于其他农村出身的孩子来说，这很幸运。我总是自豪地拍着胸脯对小伙伴们说：“我出过远门儿。”有人问，去的哪里？我一着急不起地名来，脸红得像十月的柿子，憋了好久，才说出一句话来：“远方，很远的地方。”

可不是嘛，从湖北十堰到四川江油，当然很远。在那个只有绿皮火车的年代，铁轨带着我们翻越黑山白水，整整十几个小时的路程。

大伯住在江油，年年邀请我去那儿过年，而我次次拒绝。我是个软弱的人，出远门让人恐惧。可是那一年，我中了家人的激将法，稀里糊涂就答应下来。

大伯买好车票，亲自回来接我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当我人生中第一次面对巨大的候车厅，别提心里有多后悔了。

我看见流水般的行人背着大包小包，行色匆匆。头顶的喇叭里重复播报着车次与候车注意事项。我一头闯进这个喧闹又严肃的世界，紧张之余又对一切都感到好奇。我一只紧紧抓着大伯的袖子，掌心渗出一层薄汗。一边用眼睛不停地打量周围，阅读着这个从未见过的国度——火车，铁路，还有远行人。

大伯寄存在手心的宝贝。春夏换毛，大人拿鞋刷细细地给牛刷牙；夏天牛蝇多，便用巴掌、苍蝇拍，一下下地赶。穷人家四壁空空，最宝贵的，也多半是那头牛。

我家也曾养过一头黑老母牛。我和二堂弟放牛，更多是撒野疯玩。后来牛老了，干不动活，被卖给牛贩子。母亲说，它多半要进屠宰场。那天老母牛被牵走时特意避开了小牛犊，可

桶面是极其奢侈的东西。可是候车厅里居然人人都在吃桶面，我心里暗暗在想：“坐火车或许也没有那么糟糕。”

我吃完面，把汤都喝干净了。收拾好垃圾，大伯就带着我排队，就像在学校放学时一样。我站在队伍里也不消停，抬起头来，打量着身边的一切。前面站着一个银发的老人，左边是年轻的女子，右边有个中年男人牵着两个小孩，也有人戴着眼镜，更远处有人怀里抱着婴儿。

“他们都要去哪儿？”我问大伯。“有人回家，有人出远门。”他说。“那你呢，你为什么离开家那么远？”他似乎从未想过这个问题，突然就愣住了，只能以大人们常用的答案来搪塞。他说：“等你长大就知道了。”

我还没想到明白，队伍突然挪动了。所有人都拿着车票涌进那个口子，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。我吓坏了，用力握住大伯粗糙的手掌。我们一路前进，右拐，再沿着楼梯向下。人们拥挤着，把彼此当作海绵。

大伯把我从人群里拽出来时，我第一眼就望见了眼前的铁轨。不知道它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。一道黄线把它远远隔开，让人心生敬畏。它身上铺满了石子与沙砾，好像从土里长出来的一样，又因为身体太过沉重，而深深陷进地板里面。

◇人间小景

借牛

唐筱毅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下，春耕一到，田埂上最沉的，不是犁铧，是一头借来的牛。

我那时年纪小，最怕的便是农忙。总怨家里地多，活干不完，放学、放假，都被捆在田地里。两个堂弟力气不及我，也只能跟着爷爷奶奶在日头下熬着。后来打粮从碌碡碾场，变成了几户合买一台打粮机，排到正午，晒得人头晕；排到深夜，要干到天蒙蒙亮。

农家的日子，离不了牛。牛是半个家当，是庄户人捧在手心的宝贝。春夏换毛，大人拿鞋刷细细地给牛刷牙；夏天牛蝇多，便用巴掌、苍蝇拍，一下下地赶。穷人家四壁空空，最宝贵的，也多半是那头牛。

我家也曾养过一头黑老母牛。我和二堂弟放牛，更多是撒野疯玩。后来牛老了，干不动活，被卖给牛贩子。母亲说，它多半要进屠宰场。那天老母牛被牵走时特意避开了小牛犊，可

老黄牛一走，小牛便绕着屋子疯跑，咩咩叫着，眼神慌慌地找妈妈。那模样，我记了几十年。

家里无力再养牛，春耕秋收，便只能去借。借牛的差事，多半落在我这个老大身上。哪家有牛，牛壮不壮，脾气顺不顺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亲戚邻里厚道，知道父亲在县城工作，只有周末能赶农活，大多爽快应允。可农忙时节，谁家的牛不是连轴转？犁地、耙地、拉车，一天下来，牛累得站在田里发呆，目光木木的。

父亲急着抢农时，常常顾不上心疼牛。鞭子扬起来，又轻轻落下，吼着口令，牛便拖着沉重的犁，一步一挪。有时牛又累又饿，忍不住啃一口田埂上的草，皮鞭便在牛屁股上炸响。收工时，牛背上一道道红印，在夕阳里格外刺眼。

牛借来了，就得连夜送还。漆黑的夜，我打着手电，紧贴着牛身走。村里的土狗追在身后狂吠，我曾被狗咬过，心里发慌，只能用

云雾缭绕，村庄点缀其间，像一幅水墨画。

住在英山，是一种福气。没有大城市的喧嚣，没有车水马龙的烦躁。早晨可以听着鸟鸣起床，傍晚可以伴着夕阳散步。街坊邻居见了面，总要寒暄几句，谁家种了什么花，谁家孩子考了学，家长里短里透着人情味。

有时候我在想，为什么英山的春天格外动人？或许是因为这里的山水没有被惊扰，保持着最本真的模样。或许是因为这里的人懂得珍惜，一草一木都用心呵护。又或许，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生活，把情感都融入了这片土地。

三月春风拂过英山，花开了，柳绿了，心情也好了。可再美的春风，也不如你，不如清晨的一碗热干面，不如傍晚的一盏灯火，不如在这座小城里安稳的每一天。

英山的春天，是家乡的春天。走遍千山万水，最念的还是这片金黄的花海，这片青翠的茶园，这个让我心安的地方。

三月春风不如你，因为你在这春风里，在英山的每一寸土地上，在每一个平凡而美好的日子里。

葛树坑(组诗)

许洁

水路和山路都只是一些平凡的路

许本鸿坐在山涧边的一块大青石上，他记得他的第一锹土是黄色的，第二锹土也是。休息时，有一只蜻蜓落在锹柄上，绿色的身子，浅褐色的腹部，蓝色的尾巴。许本鸿静静地想着，在汪姓凤形山下，许本鸿开垦了几亩土地，盖几间房子，雇多少工人？他在想，白露过后，该种萝卜和大蒜了。而蜻蜓还立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他起身去拿种子，蜻蜓就飞了起来，落到路边的一丛木槿花上。木槿花是紫色的，开得正艳，它们一起倒映在涧水里，有铁的气质。许本鸿打开一个皱皱的纸包，种子很快就落到了地里。他覆上一些粗糙的黄土，打量着那些在家乡没有见过的鸟雀，突然就想起了昨天在汪公庙里跟菩萨说过的一些心里话。

汪姓凤形山上的风是软的

许云英被发疯的公牛挑到了山涧里，清清的涧水接纳了她。她曲在河床上，静静地盯着一棵倾斜的梓树。梓树是她三岁时跟父亲一起种下的，长着长着，就歪向了那个遥远的名叫梅墩的地方。

从梓树上面向下看，许云英看到疯牛已被父亲一刀斩死。天色逐渐变暗，蔚蓝已经不见了。月光下的葛树坑像裹上了一层白纱，神秘又哀矜。有人在月下看见，许云英骑上了一头正在飞升的牛。

此刻，汪姓凤形山上的风是软的，葛树坑的路是软的，梅墩的红头绳也是软的。这一切没有痛觉的软，就像汪公庙门前高悬的旌旗，又像许云英的蓝花夏布大襟衫，轻轻的，飘得没有一丝声响。

葛树坑的月亮看起来也很干净

月光落在葛树坑的老布枕头上。许佩环披衣下床，对着月亮咳嗽几声，月亮就开始明亮起来。月光照到菜树上，灯笼就饱满了。月光照到窗子上，窗户就暴露出一生的破绽。

山涧的路不平，可以顺水走，也可以逆着行。但每一条路都是可以通往梅墩的路。梅墩的月亮总是饱满的，而葛树坑的月亮却一直是在展露它的锋芒。

领路的家属是病人的拐杖，也是年迈的许佩环的拐杖。空空的月光，止住了几声咳嗽。许佩环说，月光也是药啊！月亮就像肩上的老药箱一样，有一股浓浓的消毒水的味道。

东山风动石

陈田

虎崖奇石海涵空，
独千秋势未穷。
俯仰凭涛成道骨，
不随浮世自凝中。

平陆运河

陈田

平陆茫茫辟海穹，
敢凭奇想契天工。
云涛不载前朝月，
只送春风到粤中。

